



纪念版

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



宋元明讲唱文学

叶德均 著

 商务印书馆
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7年·北京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元明讲唱文学/叶德均著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7

(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:120 周年纪念版)

ISBN 978-7-100-15169-6

I. ①宋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说唱文学—古典文学研究—中国—宋元时期—明代 IV. ①I20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14504 号

权利保留,侵权必究。

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
(120 周年纪念版)

宋元明讲唱文学

叶德均 著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-7-100-15169-6

2017 年 12 月第 1 版

开本 710 × 1000 1/16

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张 16¼

定价:89.00 元

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

(120 周年纪念版)

出版说明

商务印书馆自 1897 年始创,以“昌明教育,开启民智”为宗旨,于建馆翌年便出版了《马氏文通》,这部学术经典既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,也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百年学术出版的序幕。

其后,商务印书馆一直与中华现代学术相伴而行,出版了大批具有鲜明原创精神并富于学术建树的经典著作,诸多开山之著、奠基之作都是在本馆首次问世。这些学术经典的出版,使本馆得以引领现代学术发展,激动社会思想潮流,参与民族新文化的构筑,也分享中国学界的历史荣光。

1949 年以后,本馆虽以选译世界学术名著、编纂中外辞书为侧重,但原创学术著作的出版从未止步。2009 年起,我馆陆续出版“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”,全面整理中华现代学术成果,深入探寻现代中国的百年学脉。

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 1980 年代末中国原创学术名著(包括外文著作),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,涵盖文学、历史学、哲学、

法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、教育学、地理学、心理学、科学史等众多学科。意在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,收录各学科学派的名家名作,展现传统文化的新变,追溯现代文化的根基。丛书立足于精选、精编、精校,冀望无论多少年,皆能傲立于书架,更与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”共相辉映,昭示中华学术与世界学术于思想性和独创性上皆可等量齐观,为中国乃至东方学术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应有的地位。

2017年2月11日,商务印书馆迎来了120岁的生日。为纪念本馆与中华现代学术风雨同行的这段历程,我们整体推出“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”120周年纪念版(200种),既有益于文化积累,也便于研读查考,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诸位学界通人致以感激和敬意。

“新故相推,日生不滞。”两个甲子后的今天,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。传承前辈的出版精神,迎接时代的新使命,且行且思,我们责无旁贷。

商务印书馆编辑部

2017年11月

凡 例

一、“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”收录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,为中华学人所著,成就斐然、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。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,酌量选录名篇合集。

二、入选著作内容、编次一仍其旧,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、手迹等。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,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,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,著作成书背景、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。

三、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、校阅本为底本,参校他本,正其讹误。前人引书,时有省略更改,倘不失原意,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;如确需校改,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,以“编者注”或“校者注”形式说明。

四、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,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,故不按现行用法、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;原书专名(人名、地名、术语)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,亦不作改动。如确系作者笔误、排印舛误、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,则予径改。

五、原书为直(横)排繁体者,除个别特殊情况,均改作横排简体。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,一律改为新式标

点,专名号从略。

六、除特殊情况外,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,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。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,稍加统一。

七、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,据所缺字数用“□”表示;字数难以确定者,则用“(下缺)”表示。

目 录

上篇 宋元明讲唱文学

一、讲唱文学的一般情形	3
二、乐曲系的讲唱文学	9
三、诗赞系讲唱文学(上):涯词和陶真	26
四、诗赞系讲唱文学(中):词话	36
五、诗赞系讲唱文学(下):从词话到弹词、鼓词	47

下篇 相关研究补编

后土夫人变考——变文存目之一	69
双渐苏卿诸宫调的作者	73
再生缘续作者许宗彦、梁德绳夫妇年谱	77
弹词女作家小记	122
关于浦琳	127
十八世纪扬州说书人叶英	131
歌谣资料汇录	137

叶德均先生著述编年	赵竹音辑编 赵义山审订	227
叶德均的《宋元明讲唱文学》及其他	赵义山	240

上篇 宋元明讲唱文学

一、讲唱文学的一般情形

讲唱文学是用韵散两种文体交织而成的民族形式的叙事诗，叙述时是有说有唱的。唐五代僧侣们所创制的俗讲是讲唱文学的开山祖。俗讲中的讲经文、缘起和大多数的变文，都夹有韵文和散文。讲唱时以散文讲说，韵文歌唱。韵文的歌词以七言偈赞为主，配合梵呗的乐调歌唱。其中除押座文和一部分讲经文外，都是叙述故事的。唐以后的各种讲唱文学相互间虽有差异，但都遵守着韵散夹用且说且唱的基本规律，而且一定是叙事的。

俗讲以后的讲唱文学，宋代有陶真、涯词、鼓子词、诸宫调、覆赚；元代有词话、馥说、货郎儿；明清有弹词、鼓词、宝卷等，它们都是俗讲的嫡系苗裔。这类大多数是用第三人称的叙述体；只有少数由于自身的发展或受其他文学、技艺的影响，而改用代言体的（如部分的吴音系弹词），但它们本身仍然是讲唱而非演唱。至于从讲唱文学进一步发展为戏曲的（如词话和诸宫调发展成为元杂剧），却溢出这范围以外了。

从宋代起，这类文学和技艺，它们的名称和体制异常纷纭复杂，从来没有统一的总称。这里姑且用讲唱文学来概括一切。

它们的名称和体制相互间虽有极大的差异，但主体却没有什麼不同，都是由说的散文和唱的韵文两个主要部分构成。散文没有重大差异，不同的都在韵文部分。就韵文的文辞和实际歌唱来

考察,可以区别为乐曲系和诗赞系两大类。

乐曲系一类,是采用乐曲作为歌唱部分的韵文。它们的特点是每首乐曲各有不同的乐调(词调或曲调),句式是由乐调(牌子)决定的,通常是长短句。它和诗赞系的区别是:有一定的乐调和长短不齐的句式。所用的乐曲和乐调都是当时流行的,因而也就随时不同,为当时的乐曲所决定。它们在宋代用词调,金元时用北曲,明清时用南北曲,或用当时新兴的民间乐曲(俗曲)。同类的技艺或文学所用的乐曲也随时变化,如诸宫调在两宋时用词调,金元时就用词曲过渡体或纯粹北曲乐调。由于所用的乐曲和乐调的不同,这类又分为下列两项:

第一是用唐宋的词调(诗余),以两宋的技艺和作品为限。它包括宋代的小说、诸宫调、叙事鼓子词、覆赚四种。如赵令畤的鼓子词用〔商调·蝶恋花〕,《清平山堂话本》中的《刎颈鸳鸯会》用〔商调·醋葫芦〕,都是用词调的。至于《京本通俗小说》中《西山一窟鬼》等篇插用词调的也可附属于这一类。宋以后流行的乐曲有了变化,旧的词调不受人们欢迎,因而讲唱文学中就很少用词调了。

第二是用宋元以来的南北曲调和民间乐曲。如金代《刘智远》诸宫调和《西厢记》诸宫调是用词曲过渡体。元代《天宝遗事》诸宫调用北曲,而前二种又正是北曲的祖祢。明代叙事道情《庄子叹骷髅》(见《续金瓶梅》)和有曲牌的《陶真选粹乐府红珊集》是用南北曲。元代说唱货郎儿、明代叙事莲花落和清代蒲松龄《聊斋俚曲》中的牌子曲等,都是用当时流行民间乐曲和乐调的。

诗赞系一类,源出唐代俗讲的偈赞词(宋代以来的各种讲唱文学除宝卷外,都和佛教没有关系,用诗赞比偈赞妥当)。这类诗篇

虽和诗体的绝、律、歌、行相似;但因为用韵较宽,平仄不严,接近口语,究竟和正式的诗不同。俗讲以后的大部分讲唱文学都用诗赞体,如宋元明的陶真,元明的词话,明清的弹词、鼓词和现在的各类的讲唱文学。它是讲唱文学中应用最广、源流最长的一种形式。这类作品,明代有《大唐秦王词话》和《清平山堂话本》中的《快嘴李翠莲记》,清代有各种弹词和鼓词。俗讲的偈赞词是以七言为主,宋代诗赞系的一类也是这样。到了元代词话中产生了十言句,又为明清鼓词、宝卷所沿用。这通常是三、三、四的十言句,基本上还是由七言句变化而来。在讲唱时,诗赞也以歌唱为主(念诵的较少),各有一定的声腔和歌唱法,如唐代俗讲卷子就明白注出“平”、“侧”、“吟”、“断”等声腔。每一种讲唱文学的歌唱法又随时随地改变,如清代弹词先有平湖调,后来又有俞调、马调。其中已死亡的陶真、词话之类,由于记载的缺乏,无法说明它的腔调。它们和乐曲系的区别是:有整齐的七言或十言的句式,通常不注明乐调和声腔。

特殊的是只有韵文没有散文的一类,如清代的子弟书、大鼓、弹词的开篇和各种叙事唱本等。它们在歌唱之前或附有散说的缴代话,然而那散说却非叙述故事的。这类虽然和韵散夹杂的一般讲唱文学有分别,但也应该附属于这一范围以内,因为它是自有来源的——在最早的讲唱文学的俗讲中,就有纯韵文的《董永变》、《季布骂阵词文》等变文。这类是全用诗赞体。

讲唱文学中也有少数兼用诗赞和乐曲两类韵文,如多数的明清宝卷和一部分清代吴音系的弹词。元代虽确有宝卷,但没有作品流传,不知是不是纯诗赞体。但明清的宝卷除诗赞外,也用〔挂金索〕、〔五供养〕、〔耍孩儿〕等曲调。明代词话虽然有用〔西江

月〕、〔鹧鸪天〕等词调的,但仍以诗赞为主。清代吴音系弹词就有不少兼用南北曲曲调的(《珍珠塔》)。这说明诗赞和乐曲两系讲唱文学彼此不是孤立,而有时也会交织为一体的。

同一种类的讲唱文学也不是只用诗赞或乐曲一体,有的是同时并用,有的先后不同。明末同一题材的叙事道情,有诗赞和乐曲两部(见下),这是同时并用。宋代陶真本是诗赞系的一类,但发展到明代又有乐曲系的一类(见下),这是变化。

讲唱文学中韵文唱词的作用及它和散文的关系,从韵文和散文的配合可以看出来。两者的配合有三种不同方法:

第一是先用散文叙述故事一段,再有韵文重复叙述或歌咏、赞颂一番。这是复用。鼓子词、诸宫调、宝卷和一部分鼓词、弹词都用这方法。俗讲中讲经文一类和一部分变文(《降魔变文》等),已开始采用这一方法,影响后来其他讲唱文学。这方法表面虽似累赘,但却有反复咏赞的好处。而在乐曲技艺中,歌唱不仅是重要的环节,而且是它的主体。可是又怕单用歌唱听众不易明白,所以先用散文叙述大概,然后再用韵文歌唱来表现技艺。

第二是韵文和前后散文衔接地应用,是承上启下的,和前面散文连接而不是重复。这是连用。词话(如百回本《水浒传》第四十八回“独龙山前独龙岗”的一段)和一般的弹词、鼓词都用这方法。俗讲中《伍子胥变》、《目连变》一类变文是最先采用的。其中的韵文不只是为了歌唱,也是不可缺少的叙事部分的一段。又有用韵文代言的,如明代词话《快嘴李翠莲记》,也可以附属于连用项下。以上两项方法,其中韵文的唱词都是全体中一个重要环节,正如血肉和人身一样,不可缺少的。

第三是为了增加歌唱部分或“游词余韵”的插用,它不是不可

缺少的部分,而插入进去用它来抒情、写景,藉以增加听众兴趣的。这类大多数是放在篇首作为“入话”之用的,如嘉靖刊本《水浒传》每回开首的一段诗赞,《京本通俗小说》的《碾玉观音》篇首入话用诗词十一首,《西山一窟鬼》入话用咏春词十五首。这类的插用也是讲唱文学中常见的方式,但性质上却不能和上述两种方法混而不分,它只是像衣服和人身一样可多可少的。至于明清两代一般以散说或散文为主的小说,前后或中间插入诗、词、诗赞和曲调的,那是受讲唱文学或词话影响的增插,仍然是以散文为主体,不能归入这项范围。

不论是插用或作为全体重要环节的复用、连用,它们的来源是:由于讲唱者为了吸引听众和表现自己的歌伎,因而就要用大量的韵文歌曲配合音乐来歌唱。宋代瓦市勾栏伎艺人的“说话”,在做场时大抵有音乐和歌唱,如合生的歌咏讴唱(《洛阳搢绅旧闻记》卷一,《夷坚支志》乙集卷六);商谜用鼓板吹“贺圣朝”(《都城纪胜》)。所谓“鼓板”是用鼓、笛、拍板(《武林旧事》卷六)合奏。这两类都不是讲唱文学,但和它们有密切关系。至于讲唱文学更不能离开音乐和歌唱而独立存在。如宋代说话的小说又名“银字儿”,是因讲唱时用银字笙、银字觥篥乐器配合歌唱而得名;鼓子词用管弦乐和鼓伴奏(《侯鯖录》卷五);赚词用鼓、笛、拍板(《事林广记》戊集卷二)和弦索(《癸辛杂识别集》下)。说唱诸宫调,宋代以“鼓板之伎”的众乐伴奏(《梦粱录》卷二十),金元时以筝和琵琶为主。元代说唱货郎儿用鼓(《风雨像生货郎旦》杂剧);馥说用拍板和门钹(《秋涧先生大全文集》卷七十六);说唱一般词话用琵琶(《遗山先生文集》卷三十六)。明代说唱陶真用琵琶(《西湖游览志余》卷二十);词话和弹词用小鼓、拍板或弦索(《负苞堂集》卷

三);僧人讲唱用响钹(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十五回)。

讲唱文学历史既长,不仅内部复杂,而和其他伎艺也就有互相假借和错综的关系。宋代傀儡戏用涯词做唱本(见《都城纪胜》),元杂剧插用词话,是讲唱文学被其他伎艺借用的实例;而元代陶真和明代词话借用莲花落(《琵琶记》第十七出及《谭曲杂割》),明代陶真采用南北曲(《陶真选粹乐府红珊集》)等,又是讲唱文学吸收或采取其他伎艺了。

各类讲唱文学彼此虽有不少差别和变化,而基本原则却没有多大改变。但从这类用第三人称的叙述体发展为代言体的戏曲,也有不少的实例,如元杂剧和现在的地方戏曲的一部分(滩簧、沪剧等)便是由讲唱文学发展而来,而这类由讲唱体到戏曲体的转移就是讲唱文学发展的一般法则。

二、乐曲系的讲唱文学

唐五代的俗讲虽是以七言偈赞词构成,但又注明“平”、“侧”、“吟”、“断”的声腔,它是兼有诗赞和乐曲两系的特色,混合而为一的。宋代的讲唱文学除继承了俗讲的七言诗赞外,又采用当时流行长短句的词调,因而形成了诗赞及乐曲两个系统。

宋代乐曲系的讲唱文学都是用词调的,计有小说、叙事鼓子词、覆赚和诸宫调四类。

第一是小说。宋代瓦市勾栏的“说话”,据耐得翁《都城纪胜》和吴自牧《梦粱录》卷二十所记有:小说、讲史、说经、合生主要四家。其中合生不是叙事的歌唱,讲史是以散说和念诵为主,说经疑是有说有唱,只有小说一家确是讲唱文学。宋代讲唱的小说,如《都城纪胜》所说:“小说谓之‘银字儿’”,是因歌唱时用银字笙、银字箏篥伴奏而得名。它的话本如《清平山堂话本》的《刎颈鸳鸯会》用〔商调·醋葫芦〕十首及〔南乡子〕一首(做场时用唱鼓子词伎艺来歌唱),《京本通俗小说》的《西山一窟鬼》用〔念奴娇〕等词十五首、《碾玉观音》用〔鹧鸪天〕三首、〔蝶恋花〕一首和诗七首,都可证明确是且说且唱的,虽然后两例是作为入话的插用。讲史是以“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”(《都城纪胜》)为题材的中篇或长篇,而小说则是以“一朝一代故事,顷刻间提破”(同上)的短篇,所以宋代小说是短篇的讲唱文学。说唱的伎艺人,要如罗烨《醉翁